

# 號角

月報  
加西版

September 2025  
2025年9月



每月第一個星期三出版  
加拿大號角網頁  
www.heraldmonthly.ca



蔡立兒：  
「我沒有停下來，我還在這裡！」 P.20

# 孩子為何不上課？



每年九月開學是許多家庭的大事，為了“back to school”，新衣服、新書包、新文具、新手機全部準備就緒，儀式感比過年過節更重要。讓孩子好好上學，不單是父母的心願，也是加拿大必須遵行的法律；然而，天天上學其實不是所有學生必然做到的事，長期缺課（Chronic Absenteeism）在加拿大一直是校園裡令人頭痛的問題，COVID-19後更形嚴峻，華人也不能置身事外，箇中原因錯綜複雜，缺課背後更可能有重大危機，怎樣好好理解孩子不上學的原因，才是根治問題的第一步。  
撰文及策劃：陳筱苓

## 學生逃學犯法行為

在加拿大，教育主要屬於省和地區的職責範疇，而非聯邦政府的責任。每個省和地區都有自己的《教育法》（Education Act），規範其教育體系的法律框架，學齡兒童必須定時上學，以安省為例，《教育法》規定，自6歲起，學生必須「自當年9月的第一個上課日起至年滿18歲之日止，每一個上課日均應到校」。

《教育法》進一步規定，家長有責任確保學齡子女每日到校上課，並要求教育局聘用出席輔導員（attendance counsellor）以執行強制上學的規定。同樣地，卑詩省的《學校法》（School Act）規定6至16歲的學生必須接受學校教育。

以安省為例，「未能讓學齡子女上學或拒絕送孩童上學的父母（或監護人）」，除非有合法理由，否則都屬違法行為，一經定罪，最高可罰款200元；而對於12至15歲經常逃學或拒絕上學的學生，可依《教育法》控告其「逃學」（truancy），一經定罪，最高可罰款1,000元，並可能被判1年緩刑。若在緩刑期間再次逃課，還可能面臨30天的監禁。

此外，假如逃學學生在16歲以上，且持有駕照或正在申請駕照，教育局可向交通廳（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）提出建議，暫停該學生的駕駛執照或拒絕其駕照申請，直到該學生恢復定期上學。任何人如果在學校上課時間僱用應該在校上課的學童，或允許該學童在上課時間受僱，都屬於違法行為。

長期缺課又可稱為持續性缺課（persistent absenteeism），根據安省的準則是指「超過學年10%缺課天數」；有些省份則會用18天或以上（以180天學年計算）作為衡量基準。計算時通常包括病假、家庭旅行、逃學等所有缺席情況，只要該天沒有到校，就算入缺課日數。

## 疫情後缺課人數增

究竟加拿大長期缺課的學生人數有多少？渥太華大學融合教育（Inclusive Education）教授惠特利（Jess Whitley）在《加拿大學校缺課現象：成因、挑戰與協作解決方案》（School Absenteeism in Canada: Causes, Challenges, and Collaborative Solutions）一文中指出，加拿大針對學校缺課的研究非常有限，學校曠課問題難以準確衡量。各教育局根據不同的規定自行收集學生出席數據，而大多數省份沒有公開數字。

根據加拿大廣播公司（CBC）去年的一項調查發現，長期缺席的學生人數在COVID-19後，於全國多個地區顯著上升。CBC向全國41間大型教育局查詢，只有8間有完整數據回應，就以安省多倫多天主教教育局為例，長期缺課的小學生從2018-2019學年的15%增加至2021-2022的25%，再升至2022-2023的33%；中學生則從2018-2019學年的26%（2021-2022相同）增加至2022-2023的35%。在海洋省份紐芬蘭和拉布拉多，小學生從2018-2019學年的22.9%，增加至2021-2022的50.1%，2022-2023則是40.9%；中學生則從2018-2019學年的48.8%，增加至2021-2022的69.7%，2022-2023則是67.8%。

長期缺課並不只是少年輕狂的暫時性現象，教育學家認為對學童以後的發

展影響深遠，惠特利指長期缺課是導致輟學的早期重要風險因素之一，並與一系列心理健康、經濟及學業困難密切相關。「對學校和心理健康機構來說，學生的出席問題是一個警號，在其他問題還未浮現時就已經出現了，表明孩子可能在學校、家庭或社區中遇上困難。研究還顯示，缺課問題與心理健康和學業成績互動影響，而這種情況往往在小學階段就已經開始。」

## 缺課原因錯綜複雜

惠特利教授認為追蹤出席率固然重要，但深入了解缺課的動機和成因，可能是更有效的防範措施。她指缺課的類型分為下列四類，而在今次接受本報訪問的安省學校社工（見後文），直指這些缺課情況，正是她每天的親身經歷。

### 1. 因焦慮相關原因而逃避上學

情緒或焦慮型缺課，通常由學生主觀意願驅動，常見原因包括避免不愉快的校園經歷；又或追求在家中的安全感和樂趣。這類缺課者可能因社交焦慮、考試壓力、特殊學習需要或長期失眠而抗拒上學。例如，遭霸凌的學生害怕重回校園；功課追不上的學生選擇逃避測驗；自閉症學生因病缺課後，難以適應復課；長期焦慮者因睡眠不足，而缺乏上學的精力與信心。因種種心理原因逃避上學的學生，其中不少就選擇留在家中，以打遊戲機或作其他活動來逃避現實世界。

### 2. 逃學（曠課）多見於年長學生

曠課被視為學生有意識的選擇，受家庭與學校因素影響。例如，學生在新學校與同齡人缺乏連結，便選擇翹課與舊朋友相聚；又或知道某科老師上課不常點名，便提早離校去打工；又或有學生因家庭經濟壓力增加，對學校愈發疏離，最終輟學。

### 3. 家長支持型缺課

有時缺課是由父母或監護人決定，原因多與家庭或學校情況有關，且動機主要來自家長。例如有學生被迫留在家中照顧年幼弟妹，以便母親出外工作；又例如父母需要孩子在看醫生時當翻譯，因此被迫缺席；當學校不能為有特殊需要的學生提供服務時，例如當專門照顧孩子的教學助理（EA）請了假，父母寧願將孩子留在家中。

### 4. 學校主導型缺課

學校主導型缺課，主要指由學校決定或安排學生缺課。例如學校認為有些學生無法全天上課，且可能出現失控行為，便安排他們每天僅上兩小時課；又或有學生因攜帶大麻或在吸食毒品後回校，被校方停學一週；亦有學生因長期缺課且學校無法聯絡到她或家人，被註銷學籍。

在現實世界中，惠特利教授指這四種缺課動機往往糾纏不清，一個缺課的學生總是「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」，不斷因各種原因將缺課的情況延續下去。例如有學生因在學校被霸凌、沒有朋友而不願上學，久而久之，他習慣性地缺課，偶爾回校又因為追不上課程而焦慮加深，回家做功課又感到沮喪，母親見狀就讓他留在家中，之後他再去上課時，因為害怕被霸凌而在書包裡帶上一把小刀，當被校方發覺時被罰停課兩天……這樣的缺課原因會循環下去。

惠特利教授認為，當學生在年紀較小出現缺課時，便應及早理解問題，而針對以上的例子，更要組織一個團隊制定返校與重新參與的計劃，並在需要時與家庭及其他服務部門進行協調，在精神健康、學習輔導、反霸凌、朋儕支持等各方面支援學生，徹底地解決問題。 @



請上號角網站www.heraldmonthly.ca收聽本文聆聽版音頻。



# 牽手孩子重回校園

《聖經·箴言》22章6節提醒我們：「教養孩童，使他走當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。」教育不僅是知識的傳授，更是生命的塑造；然而在加拿大，長期缺課的現象愈加嚴峻，特別是新冠疫情後，許多學生陷入「不上學」的困境，背後交織著家庭、心理與社會等多重因素。如何以智慧與愛心，幫助他們重返校園，已成為全社會共同面對的課題。

在本報專題中，受訪者Danny的經歷正是無數「逃離校園」學生的縮影。他因長期失眠、對學校制度失望而選擇逃避上學，甚至直言「沒有動力」，這種情緒困境在青少年中並不罕見。《聖經·詩篇》34章18節說：「耶和華靠近傷心的人，拯救靈性痛悔的人。」當學生的心靈被焦慮壓得喘不過氣時，他們需要的不是指責，而是理解及專業的心理支持。

在輔導員分享的案例裡，一名15歲學生因家庭經濟壓力被迫輟學，需照顧弟妹與打工養家。這讓人想起《聖經·雅各書》2章15至16節的提醒，若是弟兄姊妹缺了日用的飲食，你們中間有人對他們說：「平平安安的去罷！願你們穿得暖，吃得飽。」卻不給他們實際的幫助，這有甚麼益處呢？教育本應是助人脫離貧窮的階梯，但現實卻讓部分孩子，因生存壓力而被迫放棄學習，這一困境同樣不容忽視。

沉迷遊戲，也是導致缺課的主要原因之一，被不少老師視為「頭號挑戰」。當虛擬世界成為孩子逃避

現實的避風港時，家長與學校需要更有智慧地介入，引導他們在生活與學習中取得平衡。被訪的母親最初因不理解而責備孩子，但後來透過陪伴與傾聽，才找到突破口。可見家長的角色不僅是監督者，更是同行者，若能放下成見，以「不批評、不指責」的態度，用行動傳遞愛與信任，孩子才會獲得真正需要的力量。

學校方面，亦應為不同情況的學生設計彈性方案，例如縮短課程時數、提供心理輔導，或將兼職轉化為Co-op學分。教會更可建立支持群體，幫助青年從「孤獨打機」走向「生命影響生命」。若基督徒社群、教會與機構，以及社區團體能夠成為學生的精神家園，就能為他們提供歸屬感與生命方向。

缺課問題必須及早干預，尤其小學階段的警訊更不能輕忽。最關鍵的是破除偏見，避免將缺課的孩子簡單標籤為「懶惰」或「失敗者」，而是深入探究背後的根源。社會各界亦應攜手合作：政府需增加教育資源，銀行與企業可為弱勢家庭提供支援，媒體則應避免一味宣揚單一的「成功模式」，以免給孩子們造成額外壓力。

教育的本質，是點燃生命的光。當家庭、學校與社區攜手同行，把批評化為理解，把孤立轉為陪伴，那些迷失在缺課陰影中的學子，終能找到屬於自己的方向。每個學生都有被重塑的可能，只要我們以智慧與愛心同行，「不上學」必能化為「再出發」。

請上號角網站[www.heraldmonthly.ca](http://www.heraldmonthly.ca)收聽本文聆聽版音頻。

版頭設計：賈志明



## 連續三個月沒有上學

Danny (化名) 為了完成安省中學畢業所需的最後一個學分，在剛過去的學年重讀12班，但開學不久他的焦慮情緒又再出現，晚上睡不著覺，第二天早上起不了床，結果連續三個月沒有上學，眼看上學年就此過去，學分再次泡湯，他對自己的情況無能為力，但一位朋友的適時出現，讓他在上學期期末再次回到教室上課去。

### 學生：「沒有動力去上學」 學分不足未能畢業

現年19歲的Danny在接受本報訪問時稱，他在11班時因為懶惰，沒有好好學習，常常上課睡覺，結果至12班時學分不夠，未能畢業，要在翌年重讀；但開學後不久他就沒有上課，整整三個月留在家裡。「我不去上課是因為精神健康的問題，我也不明白自己的情緒，但就是不想去上課。那段時期感覺很奇怪，我不太想和人說話，也不想做功課，甚麼也不想做，對一切都沒有興趣。」

他解釋不去上課，以至之前上課時睡覺也跟焦慮有關：「我晚上總是很焦慮，因此失眠，第二天便很嗜睡；我也不喜歡學校制度，因為沒有自己喜歡的科目，我喜歡心理學，但就讀的中學沒有這一科，結果要讀化學等科目，幾乎每一科都不是我想讀的。學校根本就活在自己的世界裡，沒有正視現實，我對學校很失望。這些事情我不會和學校說，說了也是浪費時間。」Danny其實對生物科也有興趣，但他承認自己在專注上有問題，成績也不理想，而不上學留在家中的時候，他會打遊戲機或睡覺。

### 每天送Danny上學

Danny指自己因沒有上課的動力而缺課，直至以前上補習學校認識的黎老師出現，他才改變過來。黎老師從Danny媽媽口中知道Danny的情況，於是馬上建議每天開車來送Danny上學。「她主動來幫我，讓我不用自己走路，只要準備好出門便可以了。她希望我專心為自己未來想要做的事努力，而現階段最重要便是中學畢業，做好這一步便行了。」

Danny坦言自己對上課不感興趣，但有人主動幫忙，就激發了他走完中學的最後一步。「要有動力是很困難的，我看不到上學的重要，唸中學也真的不容易，這是一段困難的旅程，但當有家人和朋友鼓勵時，我就覺得自己不是孤單一人上路，原來還有很多人關心我，於是也就咬緊牙關，踏上這條不易的路；就算是我想做的，但為了將來也迫自己去做，怎樣也要『捱』完中學的最後一個學分。」結果在上學期結束前，Danny回校上課，將最後的一個學分修完。

### 進社區學院讀社工

今年九月Danny將會進入社區學院修讀社會工作，選擇做社工的原因是：「自己也曾在精神健康問題上掙扎，明白有同樣問題的人的感受，很想幫助他們。」對於自己終於完成中學文憑升上大專，Danny認為這是集體力量。「之前學校社工叫我上學，定了很多目標，但還是有黎老師的主動送我上學，家人的鼓勵，我才能回去上課。我對學校的觀感其實沒有太大改變，但只要能完成便算了。」

很多人對不願上學的學生，總會有許多負面意見，Danny指自己的家人最初也不理解：「學校有很多令我失望的地方，那時我晚上不能睡，就是想為甚麼自己不想上學。媽媽最初認為我不上課是不努力，她不明白

我也很想努力去改善自己的問題，直至我畢業後，她才明白兒子的問題，那就是每個人都需要時間去成長。如果有人明白我的感受，對我來說會較為好受，人人都有他的成長階段，而有些事對一個人容易，不代表另一個人也是這樣，並不是所有事都是那麼容易的。」

### 永不放棄主動求助

今年一月完成畢業學分後，Danny沒有再回學校去讀第二個學期，他繼續留在家裡，媽媽後來為他找到兼職工作，在接受了40小時的訓練後，他在住宅大廈當上保安員，他稱這是一份令人大開眼界的工作，從中見到社會不同的觀點角度，他打算將賺來的錢拿來交學費。

對於那些仍然為上學而掙扎的孩子，Danny以過來人的經驗勸說：「永遠不要放棄，要主動尋求幫助，你不是孤單一人，一定有人來幫忙的。」至於這段他不太投入的中學生涯，對他也不無意義，他相信：「當我經歷了這一切後，將來就會是一個很好的社工。」

### 媽媽：「我完全沒有辦法」

### 天天睡覺沒上網課

Danny媽媽至今仍記得Danny那段「躺平」的日子。「我放工回來，看到他的房間漆黑一片，也不知他在做甚麼，裡面很messy（雜亂），他沒有出外，每天都是這樣，我完全沒有辦法。」十多年前Danny媽媽帶著3個兒子由香港移民加拿大，當時Danny約5歲多，排行第二，由那時開始，她就一人出去工作養活全家。

對於兒子不上學的問題，Danny媽媽透露小學6年級時就開始浮現。「他和另一個同學在街上到處逛，至8年級疫情期間天天睡覺，也沒有去上網課，老師不斷打電話來；9年級也是如此，『有人有佢符』（對他一點辦法也沒有），我白天上班，根本沒有時間去管他，他常常說我疏忽了他。」

### 上學交功課壓力大

眼見兒子成績欠佳，媽媽在Danny升上11級時送他去補習。「我放工回來就送他出去補習，起初也有期望，以前我忽略了他，希望可以努力幫他追上，期望他能考進二線大學，但結果成績仍然不能改進，我只有將自己的期望降低。我那時的感覺是有時很憤怒，控制不了就罵他；有時又會好聲好氣勸他，用盡各種方法去解決也不行，最後我要去找朋友傾訴，將情緒抒發出來，人才好過一點。」

Danny也曾經告訴媽媽不喜歡上學交功課，因為壓力太大。「當看到所有人都畢業了，自己還未能畢業，他的內心也不會好受，沉迷打機只是抽離現實，但一回到現實世界中也適應不了，覺得自己甚麼也做不到，人就更加抑鬱。他就像跌進一個黑洞裡，將他拉出來需要花很大的心力。但最重要是他自己能醒過來，願意走出這個洞。」

### 別多批評鼓勵做事

當兒子重讀12級，重蹈覆轍不上學時，媽媽心裡感到萬分無奈，因為自己要上班，沒法送兒子上學，結果當她的朋友黎老師知道情形後，就在上學期結束前

個多月，每天到他家送Danny上學。「有時Danny可能因為打機起不了床，之後才慢慢梳洗，黎老師也很有耐性地等待。」

對於孩子不願上學的難題，Danny媽媽以過來人身份如此看，她認為孩子在小時候要多陪伴，彼此傾談。「華人家長多批評和責備子女，我也如此，其實應該多和他傾談，不要太多批評；鼓勵大家一起做事，不要讓孩子在太清閒，以致將時間用來打機，多做一點家務會讓他們覺得自己有用。」

### 朋友：「不要緊，明天你會做得更好」 天天送Danny上學

黎老師認識了Danny一家多年，11年前唸小學3年級的Danny，前來黎老師的補習學校上課，之後兩家人互相往來。去年開學後，黎老師從Danny媽媽口中得知Danny的情況。「Danny媽媽每天早上8時就要出門上班，沒法送Danny回校上9時半的課；由於我11時才上班，於是就跟Danny說，不如讓黎老師來送你吧！」

黎老師在那個多月期間，天天送Danny上學，有時車子抵達後Danny才起床梳洗，黎老師也耐心等待，她謹記「不批評，不指責」，她說這是以前上輔導課學回來的：「老師說輔導時第一要訣：同理心，猶如『穿上對方的鞋』去明白當事人，有時Danny很遲才出來，也會不好意思說連累我也遲到，我就跟他說：『不要緊，我相信明天你會做得更好！』，到學校時我就跟他說一聲：『多謝Danny自己帶Danny上學，加油！』我要確認他的努力，讓他知道自己的努力是被看見的。』」

### 用生命去影響生命

黎老師也鼓勵Danny出來做兼職工作，多接觸人，好好鍛鍊一下。「他們留在家裡打機不一定是喜歡打機，也許只是逃避現實，但逃避解決不到問題。」黎老師在香港一直當教師，在多倫多也從事學校工作，她明白華人家長對孩子的期望很高，不過也要懂得理解孩子的感受：「孩子不上學，我們要去找出背後的原因。每一個人的路都有高有低，當問題出現時，家長應該和孩子一起去面對和打敗問題，而不是和問題同一陣線，一起去打敗孩子。」

黎老師相信她一切所作的，都是天父的使命：「人生有起有跌，我不如意時，別人曾經拉我一把；今天我也願意拉別人一把，這就像《聖經》中所說，用涼水接待口渴的人，這就是『……我實在告訴你們，這些事你們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做在我身上了。』的意思（馬太福音25章40節），我相信背後推動我去做的就是天父。」

Danny願意接受訪問，其實也出於黎老師的鼓勵。「他因為回去上課而修完學分，現在能晉升大專，又出來做兼職工作，我們都為他感到驕傲！我希望他能將自己怎樣走出第一步、第二步、第三步的經歷說出來，將正面的經驗和別人分享，用生命去影響生命。」

請上號角網站[www.heraldmonthly.ca](http://www.heraldmonthly.ca)收聽本文聆聽版音頻。



## 正視精神健康問題

多倫多華人社工黃姑娘（化名）在安省的教育局工作，她在接受本報訪問時指出，日常要處理大量學生長期缺課的個案，她稱這些個案很複雜、很難處理，其中不少和精神健康有關係，疫情之後特別多。

「疫情之後學生缺課的個案大增。有些孩子出現焦慮症和憂鬱症，他們害怕面對需要社交的環境，有些年青人每當遇見到多人的地方（例如學校）就會有頭痛、心跳、作嘔、出汗、渾身不舒服，不能集中精神等徵狀，結果會逃避上學。如果沒有適當的治療，這情況可以拖延很久，而父母的支持及對病情的理解很重要，有些父母帶孩子看醫生，由家庭醫生轉介去看精神科醫生，然後開始吃藥及接受心理輔導，結果慢慢可以回校上課，我見過不少這樣的例子。」

黃姑娘認為很多時精神健康的問題始於學生的青春期（大約六、七年級）黃姑娘曾處理過一個七年級女學生的個案，她成績本來不錯，但因為焦慮症和憂鬱症不願意上學，認定學校裏有人霸凌和批評她，但幸好媽媽聽從社工的提議，帶她去看家庭醫生，然後轉介精神科醫生，媽媽更帶孩子到病童醫院尋找心理輔導支援，結果孩子經過接受藥物治療及心理輔導，便開始願意回校上課了。「很多時華人父母對精神健康缺乏認識，所以不能接受孩子精神健康有問題的事實，害怕讓兒女接受藥物治療，其實作為家長應持開放態度去認識精神健康的病徵、原因及各方面的治療，在加拿大精神健康治療是很普通的事，我曾見過很多學生因為得到適當醫治可重新上學。」

黃姑娘亦承認構成學生不上學的原因是多方面及非常複雜，可以不單是精神健康的問題，與個人童年成長及家庭背景都息息相關，有時可能不是孩子單方面的問題，而是家人發生了問題，有個案是媽媽和爸爸離婚，媽媽因此患上憂鬱症，她早上起不了床，結果就讀小學的兒子在早上也不願意起床上學，也沒有媽媽帶她上學，於是天天留在家裏打遊戲機，當學校聯絡媽媽時，她只說：這樣的情況她自己也無能為力。

黃姑娘認為學校和學校社工對學生缺課的支援其實有很多限制，為了避免學生有缺課問題，黃姑娘提議家長平時應多與子女溝通，了解他們無論是在學習或社交上遇到的困難，如發覺子女有任何問題，盡早與學校老師及社工溝通去幫助他們，以防止他們用缺課來解決一些已有或潛在的問題，並且如果能夠在問題早期發現，很多時候都能比較容易找到解決的方案。📍



📍 請上號角網站[www.heraldmonthly.ca](http://www.heraldmonthly.ca)收聽本文聆聽版音頻。

## 大專也缺課



除了中學生外，在多倫多教會負責青少年事工的安傳道接受本報訪問時指出，他也見過缺課的大專學生，他們都是不懂管理時間，最終因為打機而欠交功課，長期缺席，結果被學校多番警告。「孩子讀大專，學校不會通知家長發生甚麼事，家裡根本無從知曉。我認識的這些孩子有些知錯，再重新上學；有些留學生則不能完成課程，被迫回香港；有些則不斷轉校、轉省來繼續學業。」

安傳道主要輔導從香港來的年青人，他指除了打機外，還有各種各樣的問題，有些是因為學習模式轉變而跟不上，適應不來而缺課，但也因為沒有人可以傾談，結果更加不知怎樣做。當中有用「救生艇」Stream A 留學途徑來申請居留的人，「他們抱著姑且來加拿大一試，行不通就回香港的心態，但假如決心不足的話，這條路是很難走下去的，當人沒有目標空虛混沌時，甚麼事也會發生，我們最重要是知道自己為甚麼要來加拿大，當有著怎樣也要留下來的決心時，目標就會清晰。」

對於這些被轉介到教會的迷惘青年，安傳道認為教會的幫忙是責無旁貸的，「我會用一群同樣喜愛打機的年輕人去幫他們建立群體，讓他們能夠有『一個人打機』以外的群體，學習與人相處。而所謂的輔導其實是同行，進入他們的世界，明白他們。年青人需要關心、被認同、被愛，他們跟我說，他們需要的導師是能夠跟他們親近的人，嘗試明白他們，了解他們，跟年青人建立起關係後，談信仰，談生命改變，談《聖經》改變生命就變得真實，而不是講規矩，講對錯，講校規，而是以生命影響生命。」📍



長期缺課的學生，很多時都被人認為「讀不成書」，全屬個人問題，但在多倫多教育局任教16年的 Patrick Sir，本身也在教育局做了8年輔導老師，他見過各種各樣長期缺課的個案，背後的原因各異，有些背景是孩子不能控制的，其中包括家庭的經濟問題。

###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

Patrick Sir 在接受本報訪問時指出，長期缺課的問題以中學生較為嚴重，但近年小學生的個案亦見增加，「特別在在疫情之後的兩、三年，走勢『勁』（厲害）了很多，疫情時長期不上學，令學生覺得不上學是習慣，一旦養成便很難改變過來，也有許多家庭因為疫情而面臨不同的挑戰。」

為家庭經濟而缺課，在今時今日的加拿大，說來有點匪夷所思，但卻又切切實實地存在著。Patrick Sir 見過有父母出外打工，家中長子要留在家照顧年幼弟妹，又要幫手打工維持全家生計，「我和這個不上課的學生視像通話，他懷中抱著一個初生嬰兒，日間又要為其他弟妹煮飯，他那時才不過15、16歲，後來更要去打工幫補家計。我們盡力輔導他，花了很多心血希望他不要輟學；他缺課了幾個月，新學期9月再回來，我們和他父母商量，又為他度身訂造每天的時間表，讓他彈性上課，這樣維持了幾個月，最終滿了18歲就在高中畢業前輟學，因為不去打工，家庭的生計就『搞唔掂』（解決不了）。所以長期缺課不一定是孩子『讀不成書』，家家有本難念的經。」

Patrick Sir 指自己很想幫助這個孩子。他說：「我想他拿到這張高中文憑，讀了這麼多年書，文憑對學生來說是一個認證，是對個人努力的確認；而有高中文憑就有更好的機會讀大專，將來就有認可的教育程度，找工作的機會也較好，教育是可以幫助脫貧的。」

事實上，以 Patrick Sir 所見，長期缺課的學生，各種各樣的背景都有，家庭環境好的也大有人在；華人和其他族裔的比例也差不多；出現長期缺課現象大多由7、8年級開始。「因為通常在1至6年級，學校管得很嚴；7、8年級學生開始有少許自主權，假如父母不管束的話，缺課就會越來越厲害；9、10年級是長期缺課最多的年級；至於11、12級則比較少，因為學生那時都知道，自己下一個階段是甚麼。」

### 控制打機家長責任

長期缺課的原因，Patrick Sir 認為學生沉迷打遊戲機是常見的現象，他慨嘆這是「老師的天敵」。「很多來自香港或中國的學生讀書本來OK，但來了這邊後也許是時間太多，放學後就打機，最常見就是打機打到起不了床，最後只在家裡打機不上學，這種病態行為和毒癮差不多。有些家庭好像由孩子主導，家長害怕得失家中唯一的『皇帝』或『皇后』，不敢干預孩子的行為，這樣做孩子又怎會有興趣回來上課？」

在三十多年前，Patrick Sir 還是小

學生時便移民加拿大，所以他深明移民或國際學生在學校遇到的問題。「學生能否投入（engage）學校是很重要的，如果他們遇上關心自己的老師，覺得上學開心，對學校有歸屬感的話，就會想回來上學。假如在語言上有障礙的學生，在學校聽不明而悶坐一天的話，是很辛苦的。」

此外，朋友也很重要。「有朋友的話，上學就有吸引力，也不容易遇上霸凌的事，因為霸凌只會找一個人入手，而不會找上一群人。有朋友在旁，就算真的遇上霸凌，很多時通知老師的都是身邊的朋友。」Patrick Sir 曾經在教育局專門輔導國際留學生，對留學生來說，朋友問題也影響他們上課的表現。「他們還是掛念原居地的朋友，生理時鐘仍是活在亞洲區，很多時晚上用來跟以前的朋友傾談，早上就起不了床上課。」

### 上學不只是為分數

對於怎樣將缺課的孩子帶回學校，Patrick Sir 指作為老師，有時需變身為談判專家。「我首先會盡辦法將孩子帶回學校，然後為他找一些可以anchor（留住）他的事情，和家長一起談論有甚麼方案和選擇，盡量將孩子留在學校，告訴他讀到18歲就可以去打工，現在不讀的話父母就會犯法。也要讓他們知道，就算現在去打工，也可以嘗試將他的兼職變成co-op課程，總是有不同的方法去完成學業的，上學唸書也不只是為分數，這裡還有許多生活技巧和時間管理等課題可以學習。」

Patrick Sir 指要挽留長期缺課的學生不容易，但他也見過成功的例子。「有學生爸爸溘然逝世，媽媽要早晚打工維持生計；疫情期間孩子留在家裡，開始早晚打機，疫情後課也不來上。我曾經問過他為甚麼不上學，他說爸爸去世令他很傷心，媽媽以前細心照顧他，現在要多打一份工，早上起床見不到媽媽，家裡經常都沒有人。這個孩子掙扎了幾年，最後再多讀一年，終於在今年夏天中學畢業。他小學讀書不錯，明白做學生的本份，現在見到媽媽的辛勞，終於還是憑意志去完成中學，我去參加他的中學畢業禮時，大家都很高興。」華人很多時將長期缺課的學生標籤成「讀不成書」，Patrick Sir 勸諭大家不要妄下結論。「我們要明白背後的原因，需要深層的研究，有頭髮沒有人想做癩痢的，誰會想做一個壞學生呢？」

作為教育工作者，Patrick Sir 鼓勵學生珍惜學習機會，「不要忘記父母為了你的將來，辛辛苦苦移民來加拿大，當我們有自由學習的時候，應努力去抓住這個機會，闖一番天地，就算上不了大學，學一門手藝也好，行行出狀元，盡量把握這個學習機會，就是對父母最好的回報。」對於父母，Patrick Sir 也鼓勵他們保持開放態度，「今日不上學不代表將來不上學，就算現在很痛苦，也不要放棄投資時間在孩子身上，擺上感情是會有回報的，多了解、多溝通，將眼光放闊一點、放長一點，不要將成功放上一個時間的標籤。」📍 請上號角網站[www.heraldmonthly.ca](http://www.heraldmonthly.ca)欣賞時事加號影視及本文聆聽版。



## 弱勢社群學生 為家庭輟學



福音

小故事



海龜、候鳥、人

福音

宇宙萬物必有創造者

如果有一天，你出門辦事，回家時發現門前地上躺著一朵漂亮的玫瑰，你或許會感到奇怪，但不會特別在意，大概以為是誰不小心掉在路上吧；可是，若這事連續發生，而且每天都多一朵花，你就知道，這背後一定有人刻意安排——也許是配偶為你準備的驚喜。凡是有規律、持續發生的事情，通常都不會是偶然，必有一個設計者在默默推動。

同樣，宇宙間萬物的秩序與規律，顯明背後必有一位充滿智慧的創造者。浩瀚的宇宙，無數的星辰，遙遠的銀河，人體裡微小的細胞，沒有一樣是無序雜亂的，它們都按著特定的規律出現、運行。以下，讓我們看看幾個令人驚歎的例子。

每年，海龜總會準時回到特定的海灘產卵，選擇的時間與地點，與潮汐的漲退巧妙配合。海龜媽媽會把蛋生產在高於潮汐最高點的沙地，確保龜蛋不被海水沖走；而當小海龜破殼而出時，潮水又正好幫助牠們進入大海，避免在陸地上成為鳥兒的獵物。這種位置的選擇、時機的掌握，可謂是天衣無縫。

候鳥遷徙與動物眼睛

還有那些候鳥，牠們隨著季節遷徙，飛越千里，南來北往，從不迷航。科學家告訴我們，這些鳥類天生就配備了導航系統，像老練的航海家一樣，能根據太陽的位置判斷



方向。即使在浩瀚大洋，四野茫茫，牠們仍能準確前進。當遇到夜晚或烏雲密布時，牠們更會啟動「備用導航儀」——運用光學中的極化現象，從人眼察覺不到的光線折射角度，計算出方向與位置，繼續前行。

其實，大自然中的動物眼睛，都展現出設計的奇妙。蜜蜂、蜻蜓擁有由數萬個單眼組成的複眼，視野無死角，卻只能看近處，真是典型的「短視」。人眼則能透過肌肉調節水晶體的焦距，無論遠近都能看清，更能分辨色彩，使這個世界以豐富繽紛的面貌呈現出來。我們的眼睛，本身就是大腦的延伸，眼後的神經網絡，會分析與重組接收到的影像。因此，當我們看到文字、照片、畫作，甚至樂譜時，都能產生不同的理解與感受，而人的大腦，其奧妙更是超乎想像。

清心的人有福得見神

面對這些大自然的奇觀，有人說這一切

不過是偶然的產物，經過億萬年的進化而來。但要相信這樣的理論，所需要的信心，恐怕不亞於相信有一位造物主創造了萬物。《聖經》早已明言：「神的事情，人所能知道的，原顯明在人心裡，因為神已經給他們顯明。自從造天地以來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雖是眼不能見，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，叫人無可推諉。」（羅馬書1章19至20節）我們雖不能用肉眼看見神的永能與神性，但透過祂所造的奇妙萬物，我們能夠明白，這一切絕非偶然，實在無可推諉。

可惜，許多人卻對神的作為「視而不見」。日出日落、四季更替，你可曾看出神創造的偉大？歷史上的王朝興衰、身邊的親友聚散離合，你可曾察覺神的主權與恩典？《聖經》說：「神的事情，人所能知道的，原顯明在人心裡……」我們若不用心靈的眼睛，就永遠無法真正「看見」。人的驕傲與自我，常常蒙蔽了我們的「心眼」，叫我們看不見神，也看不見祂的作為。耶穌說：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為他們必得見神。」（馬太福音5章8節）所謂「清心」，就是單純、不摻雜個人思想感情、不虛偽的心。親愛的朋友，你是否願意打開心中的眼睛，以「清心」來到神的面前，去看、去認識祂的作為？請用本報的決志表與我們聯絡。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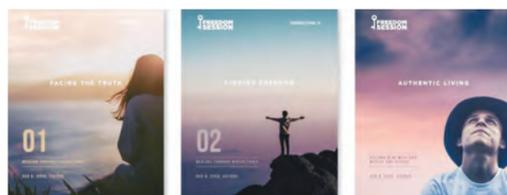
請上號角網站www.heraldmonthly.ca收聽本文聆聽版音頻。



對傷害我的人，我選擇原諒！

王若敏

「他醫好傷心的人，裹好他們的傷處。」（詩篇147篇3節）



參加生命自由之旅課程

我參加 Freedom Session（生命自由之旅）課程，是因為「自由」這兩個字深深吸引了我。在心靈深處，我知道，這是一場神為我預備的恩典盛宴。於是我向主禱告：「主啊！求開我的眼，使我能看見祢；開我的心，使我能尋見；當我經過死蔭幽谷時，求引導我，帶我到可安歇的水邊，使我在裡面得著真正的安息。」

這是一個為期一年的全英文課程，雖然我一點信心都沒有，但我還是對主說：「主啊！我報名了。」這段旅程並不輕鬆。每週的課程常讓我情緒翻騰，壓力與恐懼如風暴般席捲我心；但也正因如此，我開始學習誠實地面對自己，也誠實地面對神。我把生命中的「爛攤子」交在祂手中，下定決心讓上帝在我心靈裡「動刀」。儘管我仍有許多擔憂與困惑，但祂在我最脆弱的時候，用祂的同在安慰我、陪伴我；特別是在家中的「禱告戰室」裡，我一次又一次與祂相遇，祂讓我的心得以平靜，我常聽見祂慈聲說：「孩子，別怕！」

對於我特別深刻的階段

當中有幾個我特別深刻的階段……

「我看見妳了」——原來我內心有美麗一面

當我做「看見自己的優點清單」時，我清楚地聽見神對我說：「我看見妳了。」這句話如一道光，照進我長久以來封閉的心房。那一刻，我放聲大哭，哭了很久後，才發現自己早已遺忘那個敏感、細心、善良、充滿想像力與渴望被愛的自己。神讓我重新看見我內裡那份善良、單純、同理心，還有那種默默承擔責任的韌性，以及總是願意為他人著想的心。這些不是我的缺陷，而是神親自放在我裡面，寶貴又美麗的特質。祂認識我，甚至比我自已還懂我。於是我開始學習重新認識自己——那個被神愛、被接納、被肯定，不再躲藏的自己。

「鏡子清單」——我選擇原諒但不再壓抑

當我進入這個階段，導師要我列出所有曾經傷害我的人與經歷。那些欺負

我、騙我、利用我、批評我的人……有些臉孔還清晰如昨，有些已模糊，但每一道傷痕，都深深烙印在我心裡。

你們的話，如刀劃過我的心；你們的冷漠，讓我懷疑自己是否太糟；你們的控制與操縱，使我質疑自己的價值，讓我迷失。

曾經，我以為忍耐就是愛，沉默是美德；但今天，我要說：我有權利發怒，也可以傾吐心聲。我的憤怒不是為了報復，而是保護我受傷的靈魂。我終於能勇敢地寫下那些曾傷害我的人的名字，我願意為那個曾經被壓抑的自己站出來說話。

我明白了：

我不是你們說的「太敏感」、「不夠堅強」、「不夠屬靈」……

我是那個曾被不公平對待、不被接納，卻努力活下來的人。

我也有情緒、有界線、有尊嚴。

我選擇原諒，但不再縱容。

我選擇醫治，但不再壓抑。

我選擇面對，因為我值得被尊重。

當我面對童年與成長過程中的創傷時——不論是語言、身體或性方面的傷害；我都覺得自己骯髒、不潔，認為自己毫無價值；我也曾對神感到憤怒，責怪祂不愛我、不保護我。然而，就在我列出「原諒清單」時，我聽見神溫柔地對我說：「孩子，來我這裡，讓我擁抱妳……」☺

請上號角網站www.heraldmonthly.ca收聽本文聆聽版音頻。

喜樂婆婆的一片天

小金子

我的外孫服事主了，感恩！

小泰山叫何傳恩

我的外孫英文名叫Trenton，中文名字叫何傳恩，是我女兒給他起的。我很喜歡他的中文名字，聲音近、意思好。外孫的祖父是德裔美籍的牧師，外孫兩、三歲時，女兒帶他到西雅圖向我養母、他的太姥姥獻寶。一天他洗完澡，下身包著小毛巾，由洗澡間跑出來，看到黃愷欣夫婦怔了一下，接著就順勢做了個表情，亮了個相非常可愛，因為他光著上身，黃愷欣就叫他「小泰山」。

派來西雅圖服事

今年小泰山已經23歲，在一個叫 Everyheart Movement（抱歉他們沒有中文名字）機構做宣教士。今年他們差派130個年青人，都不到30歲，分七組，到55個城市佈道；一組到美國西部、一組到西南部、一組到中西部、一組到東南部、一組到東北部、另一組到太平洋西岸，包括加拿大幾個省和西雅圖、俄立崗，還有一組到歐洲，包括挪威、德國、丹麥、荷蘭等。不知道外孫怎麼想，我這個自私的老太太，當然希望他能被分配到太平

洋西岸那組，這樣他既可以服事，我們又能見面，他還可以趁機回我要賣的舊房子選點東西。

坦白說，這次我沒有為希望他分配到哪裡服事禱告，因為當女兒通知我的時候，是「告訴我」，他們機構已經安排他，7月會到西雅圖服侍一個禮拜，我的女兒已經買好機票，也會在那個時間段來西雅圖；我不需要求，神已經知道我的心，安排好了。居住的地方機構也安排好了，跟大隊住在一起。西雅圖說大不大，說小也不小，我擔心如果住處遠，他只來一個禮拜，很可能見不著。感恩的是，女兒拿到他們住處的地址，在手機的網上一查，離我住的老人中心只有四分車程，能不感恩嗎？他們這次的七組服事，每組有五位組長，我外孫是他們組的組長之一。有一次，他沒時間吃飯，女兒知道立馬就把我們帶回來豐富的剩菜送過去，留下就走，完全不影響他的工作。

安排得豐富豐富

他們一個禮拜的服事，只有一天休息。因為住得近，女兒和外孫在休息的那天，由早上到晚上安排得

豐富豐富；還有舊家很多東西，兩個兒子租了間貨倉存進去，感恩，貨倉也很近。他們母子在一天內，把該收的收、扔的扔，寄的寄，我們還好好地享受了美食，西雅圖雖比不上溫哥華，但比他們住的地方味道好得多。

這次我外孫他們在西雅圖的服事，幾乎全在街頭，我老太太根本不敢去，只有一場在室內，又是就在離我住的地方四分鐘的教會。主啊！祢的細心安排能不感恩嗎？他們在 Space Needle 公開聚會，有150人參與，另外街頭佈道也有向104人分享福音，決志信主有9個人，身體得醫治1個人，靈裡得釋放1個人，身體惡習捆綁得釋放的7個人，這是有紀錄的。相信還有撒下的種子，將來會發芽生長的果子沒計算在內，而這些參與服事的年青人，靈命也會進深一大步。☺

